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論著

雜著四

雜說六首　　　温盛王公

士之所以爲士者以其能事親以孝而守身以廉也不能以孝事親謂之逆不能以廉守身謂之盜二者有一于身則不可以爲人故孝廉者士之常行而古人不以爲難能然而後世設科以取士之推賢以勸之由此而觀是事親以孝而守身以廉者亦也嗚呼

二

君子之處身莫大乎無愧然不愧初行在不愧言達不愧窮斯可矣今夫衣布衣則未有不厭行道窮矣則未有不思全身向則紛華爍於外而所守變於內也謂之無愧可乎若夫信道篤而收義深者則不然

三

君子所以成民俗而明治道者莫大乎進人之善善善者人之所自有而不生於強者也不生於強故進之也易易故致務也輕而收功也多是君子之所以優為之也仁哉君子之所以發天下之人之心也方其於善未至也則孜孜而教導之有一至焉則擧而稱道而扶持之故使人甘喜樂勸勉而不怠於自弃矣人人不忍於自棄則民俗成而治道開矣

四

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夫人主從善如流不資彊諫吁俞之際自擊道者則忠臣何所用力若夫有未安義須勇力諍上否於陛下不能已則雖欲雍容為良臣有不可得故成忠臣之異名在人主納諫難易之間耳

五

初以天下之民不足而鹽鐵紙錢之法興法興而取民者有多不

務以衍刑日之不足而益以給無窮之欲欲則取何時已民何時而繼生也故為天下者必以仁義自為之防則庶乎取於民者有限矣

六

或曰方黨人之禍興天下善士無有免者子以為不然觀李范諸君之言行莫不有以激之者夫時固有於然之君子抱道深易潛默自容而禍福不能及者矣李諸君徒擾擾也

遊說　　浮休居士

舉而不能勝者重也運而不能止者勢也一夫能制之者力也或能使之大或能使之小措於衆人之所不及者才也隨其多寡而得之者分也保之而終身不移者守也既失之者傾也不期而天下皆得之者信也又從而修飾之者智也為之文采而尚人交接者禮也闊然推已之所有而及人者仁也近似而不可恃者惠也不待察而知之者慈也擇可尚而為之者義也可

以取之而不取者廉也度義之所在而爲之不懼者勇也或有所不欲者恕也兩疑者疑也近而不見者蔽也遠而能知者明也擬是之類從其自然者性也出於自然情也守而留貴長壽与其不幸而貧賤殘折摧仆而喪亡者皆命也故聖人以天下爲一物以百姓爲一人以千古爲今日以方行爲一德以生爲寄以死爲歸君子因是言者而觀之則其他言之所不及者從可知矣

評詩

浮休居士

梅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屨土形木質雖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石曼卿詩如飢鷹夜歸常永赤圻後來有餘而不可尋繹王介甫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執著而曾不可得郭祥正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讓而適口者少蘇子瞻詩如武庫初開戈矛森然觀者不覺神懾若一一尋之不無利鈍楊公濟詩如村婦入城欲相持宜而舉止產[illegible]蘊長[illegible]纏

亦自閑眉歐陽永叔詩如春服未成醉酒既醒登山臨水竟日忘歸

雜書

豫章先生

韋蘇州詩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猶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謂蓋用右軍帖太贈子黃柑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蘇州盖取諸此余極喜顏魯公書時時意想為之筆下似有風氣然不逮子瞻遠甚子瞻昨為余臨寫魯公千數紙乃如人家子孫雖老少不類皆有祖父氣骨比見安師文有余家濠州刺史伯父文學真處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也

勸說

齊北先生

道無勸物無不勸夫既謂之物矣物必有所事有所事必勸故物莫大於天地其次曰人而三者同以乎稱寸之為言物量之所能也能必有所事故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皆謂之無非教無非教者有所事也日月如爭其所乎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能已耶其有所運轉而不能自止邪則天
地之事亦勤矣人見其四時行百物生也以謂天地未嘗勤哉
不知夫有道焉爲之闔辟其外莫或使之日夜以造偲偲然若有
興之計其消而不得暇者是能成千歲之積而開万化之原人
以其寸衷參語天地有誠焉宜極於道不息而善成古之聖賢性
孔子顔淵能知此故孔子之語子貢而曰生無所息顔淵之贊
孔子而曰欲罷不能夫以有涯逐無涯必隳故欲罷而願息皆
人之情也然固非不欲罷而曰不能罷賜非不願息而曰息無
所矣求斯須之晝至於念兹之際其暫無幾也猶曰不能而無
所此非有所畏慕勉強而驅之也性不能已也是天地人之所
以均不能無事而皆勤也雖然天地以無心莫之爲而爲故人
人以有心知而爲之故怠嘗試語怠之所從起譬道爲万里途
而以勤爲馬繕性之始如騎驥駈其馳於須臾未知其以爲月
止鄙殆已故欲從事于此必自夫誠其意者始焉夫人何以睢

似償然如天地之無心而常運能就其意則幾矣誠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閑其邪則存當又請實之以誠為我我欲至於万里孰禦之哉以其孰禦之者為策以臨馬不至於万里馬終日跌踣而不得止由不足故能以久則疑於神矣聖人之事業所以侔天地而疑於神則自其孰禦之者積之耳雖然此亦非聖人獨能之也百工之賤預能焉承蜩者循掇之也夫豈惟其精之至自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至於累三而不墜至於累五而不墜則其勤之積可知已而世不知者方且曰勤者事也道無所用勤其知者則將曰事者勤也天地不能無事而況於學者乎余嘗師聞年少而彊文采曄然其所存文中庸也故告以其無息者自誠其意姑而余老矣不復能自強猶樂以靜觀動日出而作吾儕以臨交衢之内四民學豈各各以其業趨利鳥嚶翔而獸咢驚各有所隸蜂螘之至細迹行穿逝營宅室而競食事亦維以卒歲至於物之無情者山日夜出雲流水之不停甲

折而句申未不崇朝而其華數榮並行若爭小積而大盈而天地乃司其成功及其至也皆日損於是以觀復而見天地之心則万物何莫由斯道謂道無勤道亦未甞息也而其勤見於天地天地亦未甞勤也而其勤見於万物万物各以其勤自成而天地終其功故成能者為聖人李之積由是師蘭勉之

儆陋有觀於其里而自儆也且以儆其子及甥姪焉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吾非君子安能不顛躓陷之陋而欲居居之不唯不能華彼陋吾未免於陋也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者吾非智者安能知里之仁而擇處處之不惟不能遷彼之不仁吾未免於不仁也與君子游芊乎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賊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吾不幸遠君子而近小人近之不惟不能洗彼賊吾未免於賊也一薰一猶十年猶有其臭吾畏薰也猶尚能臭之吾恐夫久而不聞也不惟不能

冀彼猶吾未免於猶也四畏者吾憂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
內自省也蒙陋里不仁鮑漬猶与豕也引領而望夫安得賢者
而齊之而不賢者乃日夜相与董而詠且游乎吾之邪習塵雜
迓予变万化在人目前苟見此而恥者但然旆熱識然類迸而
內自省曰吾不幸無乃類之其庶乎居与之同里出与之同閈
吾不能捨以逃也使跡近而心遠焉雖不得賢者而齊之日儆
此亦賢矣尹鐸為趙鞅戒晉陽之辱而不墮其壘培又增之鞅
怒鄭無正曰委士可以為師保何為不增夫里無仁賢則思吾
一日之省辱焉如晉陽之委士非耳目能言之類也修而存之
斯見參於前倚於衡也亦可以為吾師何必師人

論書　　　豫章先生

士大夫學荆公書但為横風疾雨之勢至於不著繩天而有魏
晉間風氣不復賜歸學子瞻書但卧筆取妍至於老大精神可
尚顏楊方為則未之見也余書姿媚而乏老氣自不足學學者

輕若弱不能立筆雖然筆盡各類其人工拙要須其韻勝耳病在此處筆墨雖工終不近也

學書端正則窘於法度側筆取研往往工左尚病右正書如右軍霜寒表大令乞解臺職狀張長史郎官壁記皆不爲法度病其風神至於行書則王氏父子隨肥瘠皆有佳處不復可置議論近世惟顏魯公楊少師特爲絶倫甚妙於用筆不好處亦嫵媚大抵更無一點一畫俗氣比來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遒溫公正書不甚善而隸法極端勁似其爲人

林和靖詩句粹然沉深其字畫尤工遺墨尚當寶藏何況筆法如此筆意殊類李西臺而清勁處尤妙

論詩　　豫章先生

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

直寄焉耳

雜評

豫章先生

吟詩不必務多但意盡可也古人或四句兩句便成一首今人作詩徒用三十五十韻子細觀之皆虛語也要須語意信詠田夫女子皆得以知之蓋詩之言近而旨遠者乃得詩之妙唐人吟詩絕句云如二十箇君子不可著一箇小人也唐詩僧吟草詩云騎平生戰壘農隋入春田如此語少時常記百十聯思其的切者如此作詩句要須詳略用事精切更無虛字也如老杜詩字字有出處熟讀三五十遍尋其用意處則所得若多矣

凡人作學惟節略今人文字似無益於用不若熟讀班固漢書自首至尾不遺去一句然後可見古人出處疑則闕之當求明師益友以講習也王定國讀全過戎因出數十篇文字余謂定國曰君欲過今人則可矣若必欲過古人宜盡燒之更讀書十年也定國詩極有巧處然少本也余自謂作詩頗有自悟若諸

文亦無長處可過人余嘗對人言作詩在東坡下文潜少游上至於雜文与無咎等耳

讀書不必務多若能精一遂可貫諸經矣至於易亦如此必寫須有常定亦不錯也

莊居信筆　　姑溪先生

日近詔求遺書乃太平甚盛之舉本朝書最未備自唐之家亦多尚簡不以爲事自昔隋兼南北兩朝經籍特富其所藏之地號嘉則殿其卷至三十七万大業之乱存者無幾武德初纔有八万卷又平王世充得嘉則舊書八千卷自黄河水運入京師至砥柱舟覆而亡開元中罷長使置院專治其事然著錄者又減武德三分之一逓一時學者自爲之書屢補其闕以甲乙丙丁分經史子集爲四庫安祿山之乱尺簡不存元載當國請以千錢購一卷分遣使徧天下搜索稍稍全復後遂增四庫爲十二庫一目爲四庫矣文宗尤所留意亦十二庫万六滿復經黄巢

播遷泛于天復遷都乃蕩然無遺又更五代之乱巨族之家破死不暇豈復以此自表見故本朝藏籍遠今未振宋綬李淑二家號藏書亦不過一二萬卷而已綬家又為火所盡其孫京年方長輯圖尺未幾輒死豈其數耶抑有所待也

養生論

木鴈先生

老子言攝生莊子言衛生攝云者總攝雜想而歸一也衛云者護衛塵欲而返真也佛法眾多至道不煩世人慕高遠而忽登常故支離以為博穿鑿以為妙至近人遠而生理轉疎矣大抵不知無作二字夫留形以閱万物形孰自而留曰氣實母之耳天地之氣蒸而為雲散而為露其為源也所以滋万物而生之也人之氣屯於丹田丞雜蓬勃而上達于華池故乃生為華池靈液條出於舌本牙齦之間黃金之芽元珠之苗由此而成故大般若經云世尊能止吞咽津津流遍故身心適悅常得香上味又偈云云又云云此皆以華池靈液為本世人求安而得

疾病求壽而得夭折者盡捨吾身至寶而外恃瓦礫也然古今養生者雖知乎泥丸汲足特然徒區區乎攻漱意想解會之間而不知無作二字所以勞而少功且無作二字非昏昧斷滅頑虛死覩之謂也無作之作仙聖之所密授顏回之坐忘必悟所以坐忘達摩之壁觀必悟所以觀蓋不論喧寂垢淨皆可為之不即杳冥亦不離杳冥至甘之味真白之色如山出泉令人耳聰目明而心常覺顏紅鬚黑而身常健行之以久自可見矣

雜說四首

玉臺王公

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又曰以齒事長則順孟子亦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而周官之義或先貴賤而後老幼或先老幼而後貴賤或先貴後老而賢者能者介於其間明爵齒德更尊無所先後故也古之人於貴賤之分長幼之序賢不肖之際相與退遜而尊卑之甚嚴且詳如此故貴者長者

賢者安其爵禄聽其下之尊事而不自以爲泰俾賤不肖者亦各自竭以事其上以爲分之所當爾而不自以爲辱三代而上貴賤復位賢不肖親疏情長幼有序分守嚴而禮義興蓋由此也

天下有奇功有大功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親人骨肉之間挾天下之重勢以危社稷忠臣義士不勝其憤欲以正議之言發而禍及其身惟深謀遠智奇計之士知其不可與爭也優游浸潰於其所使之不吾忌復其權然後徐起而除其患此之謂奇功天下之患起於夷狄常與中國迭爲盛衰方其盛也桀驁不遜憑陵中國而生齒被其害有志之士未嘗不欲乘機投隙以兵攘之而兵連禍結有不可勝慮者惟忠信盛德之士因其有善意而不遂絶之兵不用而夷狄服久而無患此之謂大功昔者西漢之興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以高帝之約非劉氏不王爲陳平以爲可故不去相位而得致力焉又用陸生計交驩周勃

彼諸呂猶以平勃之為巳而不為劉氏也卒誅産禄立文帝而天下安所謂奇功者以此至宣帝時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与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兵盛出擊以謂匈奴嘗有善意無得漢民輒奉歸之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宣帝從其言止不用兵卒之單于來朝漢以無事所謂大功者以此

予嘗讀姚崇傳至敘次郎吏深美作傳者能以一語盡開元之治道明皇言我任崇政大事吾當与决至敘次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耶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蓋天下之治亂常在於賢不肖之進退而進賢退不肖其宰相職也

班固漢書謂巴蜀之人好文刺譏此亦一時之俗而未必盡然由漢以來死生長者不爲少豈無忠厚之風而適亦有輕薄子市井無賴之徒習爲刺譏以爲忠厚者之累流言止於智者況賢不肖之狀較然在於目前非流言比也智者豈不知並

攷古七說

思齋先生

聖賢之學在於立己道勝而力有所濟也故貴賤等而不以貴易賤視冠冕猶裘褐者然後可以行乎富貴也夫有一介之望則見鴻毛如泰山見鴻毛如泰山則九鼎万鍾從以物重是以君可而可君否而否國危而身隨之矣秦漢而下其皆不立己者乎何其以身市貨之多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而無邪聖賢克難也舜思於堯周公思於三王皆自存誠以致其思也故無邪焉今人莫不致其思多以思爲賊者盖知以思而不存其誠也夫無思爲士本致其思則易泮渙君子益以思爲難也思而誠誠而明乃天矣君子豈不思而得之哉

古之聖賢太上經國而功業次之漢祖於吳王濞也盖五十年之見矣武帝以代邸嶽有天子氣釋而不問其後宣帝基中興盖灼知於再世矣晉羊祜之在荊州也度吳必可平力勸武帝

為混一之舉後卒如苻堅者此詳於料敵也武帝因之政治遂弛五胡亂華者九二百年此不能縱敵以為已憂暗於謀國也後人指以虛無為晉失國之累非也乘以宴安兼之清談遂益其禍爾王衍欲斬石勒區區於識姦豈知兆禍於平吳而釁成於孝惠歟

淮南有謀憚汲黯而寢之武帝於黯非親之於耳目也淮南憚之無乃挺然不可犯淮南聞其風而自折衂者歟孟子曰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武帝奴視衛青而不冠不見黯夫以万乘猶加嚴憚彼諸王畏而下之宜哉黯與伯夷異世而同歸矣傳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此之謂也

漢高祖以一劍取天下不能徇一戚姬之私以此知其善克己也非心小而道大者無以及此然而廢嫡立庶大事也謀及於國如不私之者矣招四皓而來重別白之是謀及於山林也自國而山林其謀之之固為如何是肯以一人之私而害四海之

公者哉

商之用民云至矣乎盤庚之三篇是也去危即安胥俗之勇者尚矣蓋不有挾以徇其即遷之請況不便於民而直拂之哉及其士也民歸於周之世而後術或以爲頑蓋非不率也不忘商而念之深也一失而遂構秦之政爾何以爲湯伐天革民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意其深邪

漢文帝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夫卑之迺所以中道也自諸子百家與六經之用愈尊猶之水火民資以生與敢須臾離正卑之之說也自古理亂無出成曰一篇會此不行而徒與抗高而行天下益以不治在君與臣無有以卑之也牛僧孺曰太平本無象四夷不交侵家給人足可矣然藩鎮日横朝廷委靡積習以爲常者勢遂若痼也迺所以卑之則流爲不及非中道矣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四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五

策

制科策上

御試制策一道　夏文莊公

皇帝若曰朕克纘大訓惟懷永圖期化成於人文實慎考於古道憲視聽不廣思求未明搢紳增勤志規是付所以博延髦士旌擢叢譽普明德之隆周官是作建中立極經世庇民乃致頌聲以措刑辟三風不競戰國交興雖書貴從古俗多變學異滿致今千載相存有豐臺盛章六典備載敵政於筆端而不亮損益而可知曲禮三千經禮三百雖難盡舉仰為東便施之於今往古之事何允於古方今之法孰非當商榷大猷無自勤於小道俾存志在於春秋考舊史之文明將來之獲經左氏發凡緣例書法顯微勸褒貶由是後王遵為彝訓書朝聘祭祀之禮刑賞喪豐之政君臣勸懲之蹟著斧袞之辭或可舉而行當直書其事以降要而是取觀摘綱而因陳大雜之存自星見以喻旨歟

士歊爭以修同風嗜尚華靡褻敝頹劉剛為未嘗無其時欲使僞紳之
民並宗經術昔於之吏專責其言能黜異端邪闢讖論記奇衺之說者異
斯政麥自唐朝徽考以節財雖云小補彼道共大恥為然而定所未於者
司權其拙於作者若或捨茲衡石誠虛生之章贅將俾後文用貢文風
丕變責用何術以副虛懷禮有四民農居其一書有八政食在其首務
勸力耕所由薄斂或輕其賦謂即邦家之用不充或重役繇彼則編氓
之力弛困至於榷酤之法關市之征將以患人亦思省去復慮經費不
給將情慢之義欲禰後民租不禁山澤而使鄉無曠土府有羨財不難
趨於末利上益豐於儲蓄必有說也宜悉陳焉至於守之任孫核所詳
乎銓擇尤所注懷不啻閱考績於明庭聽保任於臺臣既學涖職幾
數官或遷擢閭修舊益庠非勸業或佩章宰識冠素房存號副有期發民
已受職今若峻其資責必與嗔於凝脈擬彼簡書必滯罪於疏網以
相濟其要孰張弛其調何宜實舒禎衿性致治誠任得其稱恐下僚黷
流委度或以類舉或自薦隆寬縱隔清白之名於他省輯以趣其方

之興嘗亦不峻遷然而鮮覩傾命顛聞濫進由明寵緩陷刑章寬恣於懃夙夜無已欲使懷才者必蒙薦擢有絕私奏牘上陳美惡可復爵賞升降名實固無舛極言登泰之方用賞罰之處列子大夫豈當器業洞明政經副我詳延森然就列靡悖後患感激昌言

對曰臣聞百王公共不易之道者惟諫而已矣古者致治之君莫不欲良臣在庭忠言日至揭進善之旌設敢諫之鼓大史陳詩以刺百工執技以諫暨于漢孝文二年始下賢良之詔開納言不諱之路觀直詠切諫之士訪天時之災異問朝政之闕失圖家宅有都邑五十年間上無遂德下無遺政而陛下尚慮視聽未廣心志未明高張六科弼訪時事誠臣以濟民利國之策字陛下之秋也臣生逢太平幼讀方策觀盛衰治亂之際未嘗不憤悱而捧卷聞忠蹇敢直之風未嘗不激勵而抗節今幸以遇陛下之舉應直言之召有司不以臣之不材外之於相府三公不以臣之不材進之於外庭陛下不以臣之不材問之於丹墀敢

不敢窮高遠之所廣盡耳目之所見謹昧死上對制策曰昔姬德
之隆周官爰作建中立極經世惠民乃致頌聲以措刑辟王風
不競戰國交興理貴從宜俗多變古炎漢政令十志具存有唐
憲章六典備載既公華而不一亦損益而可知自聞周監二代
文物周統姬旦踐祚爰章昭備詔六官以政令建五等以親賢粃
行三雍法垂東魏故文武創業而自工作須成康致治而刑措
不用洎平王東遷皇綱解紐黍離之什下列國風幽後九鼎漸
輕七雄紛競強吞弱吐干戈日尋合從連衡談說鋒起至有變
衣裳以從俗峻法令以任權輕忠信而重要約壞井田而立阡
陌官不擇行而擇言爵不尚賢而尚首事務於古敗乱相乘洎
秦廢野死漢龍天飛蕭何約九章之法叔孫制綿絕之礼律曆
精密於盈虛郊祀周旋於壇畤分郡國以王宗支制歌舞以象
功德殊庸戎實撥天接地故朝廷之制而十志在焉洎三國分
土六胡乱華海水群飛礼樂無王垂數百載而唐有天命考杜

議其得失焉周陳其法度致太平於正觀制禮樂於開元分辨
九等品有正從故職官之制六典備焉今陛下問其從革詢其
損益其術有所發於天下也臣願朝廷覽歷代之所短舉唐漢
之所長又若損之急者寬之過者抑之不至者推之則古今之
美兼隆于天下矣制策曰曲禮三千經禮三百雖難備舉聊爲敷
陳施之於今往古之事何在援之於古方今之法孰非當而權
其大猷俾自執於小道臣聞先王本太一之道觀萬物之象制
威儀三千大禮三百所以教天下之恭讓閑萬民之非辟聊數
其要蓋有五焉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
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
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
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稱
也若窮禮樂之文必華援古今之得失則上世帝王不相沿襲功
成作樂治定制禮雖從宜而立法必師古而可久國家受天成

命造我區夏遠觀八世之典近取開元之制文物之盛汎於簡
策但太常工師或忽其舊朝廷服章未明其列新頒之聲不聞
籩豆之器罕用堅往觀來其儀可見今陛下富天啓之資負有承
平之業固當制禮樂易服色定官名發號令建中于千古之上
立極於百代之下則泥金勒王不足記其功德矣制策曰仰已
之志在乎春秋考稽史之文明將來之法授經左氏發凡舉例
善惡必顯懲勸在茲由是後王遵為彝訓至若朝聘祭祀之禮
刑賞兵農之政君臣勸冀之蹟官師寅亮之辭或可舉而行當
直書其事唯精英而是取顛猶而刪陳目闕周室將微諸侯
叛命聖人有作王文受啓發周公之凡例載督史之行事舉亂
皆至臣子皆懼故為列辟之彝章王道之準的漢氏有命斯文
盛行朝廷詔誥公卿章疏必引經傳為準規矩故歷祚悠遠法
度可觀迩後中原多故編簡不完有國之君不遑遠圖國家興
起四方移青治本建藏書之策立讎校之官陛下旰食觀書乙

夜觀書攷下問小臣以其大義決六經之奧秘觀百王之明鑒

臣幼習史氏頗詳其學以為左丘明之傳繁富而誣臣請以經義

條對如左臣聞朝以修制聘以結好會以發四方之禁間問

以諭諸侯之志表著以明序玉帛以修贄考其道則在乎明班

制而不僭整威儀而可觀動必以禮不失其物臣謹按春秋書

春滕侯薛侯來朝者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書朝者美其正也書

荊人來聘者荊夷狄也書人者美其始能聘也書介葛盧來而

不書朝者以夷狄不能行其禮也臣聞祭以追養祀以敬神聖

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外則盡物而誠敬內則盡心而獻

禮備其聲香春以圭璧然則祭不欲黷黷則不恭祀不欲煩煩

則不敬謹按春秋書春正月己卯烝者譏其數也書夏五月丁

丑烝烝事也譏不時也書日猶三望者猶者可止之辭也譏其不

知禮也臣聞刑賞者國家之二柄也馭其有罪則有刑賞廢奪

語曰齊之以刑書曰金作贖刑周禮曰奪以馭其貧廢以馭其

罪懲其有功則有爵祿車服周禮曰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書曰車服以庸蓋刑者所罰寡而所戒衆賞者所費小而所勸大故古者用以秋冬象天之肅物也賞以春夏象天之惠物也然則刑之大要在乎去姦軌姦軌不去則罰失矣罰失則濫濫失則民不從矣目譏按春秋桓公之世經不書王者譏上下之不能討有罪也賞之大要在正禮制禮制不正則勸失矣勸失則僭僭則民不服矣目譏按春秋去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書來錫者譏賞之不正也目聞古者兵也大夫有車百乘諸侯有車千乘天子有車萬乘所以威夷狄刑姦軌也必先教之以禮而後討之以罪故先王之制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不至則修刑於是乎兵有常矣後之王者奉之能行其禮能守其正則得其道矣目譏按春秋書甲午治兵者美其得禮也書作丘甲者譏不正也目

聞古者農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所以供宗廟備車服必先限之以田而後取之以賦先生之制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私田百畝公田十畝輸賦衡之稅供車馬之賦於是乎農有常業後之王者奉之不妨北時不失其正則得其道矣臣謹按春秋書新延廄者譏不時而悉農力也書初稅畝者譏不正也至若君臣勵翼之讀管師寅亮之辭著於左氏之傳其聚大夫之對然非聖人筆削請以經義言之夫君臣勵翼者在乎尊卑不黷上下不僭罪不妄誅刑不妄加興滅國繼絕世春秋之義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謹按經有稱人以殺大夫者誅有罪也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經有書夏滅項而不言何國滅之者為齊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明君子為之諱也夫官聯寅亮者在乎夙夜儆戒靖恭其位賢愚有序貴賤有列安邦

國利為民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用貴治賤譏挍經有書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書遂者美其有遂事也春秋之義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制策曰六籍之存日星是喻百氏之說爝火攸同懸寶尚華寔斁厭類斷雕為朴豈無其時欲使薦紳之民並宗經術青衿之士尊習聖言能黜異端滋閑讜論自開經緯天地莫大乎六籍詩書標仁義之府禮樂立教化之表春秋五始以戴褒貶大易四象以觀情偽從之則為正直為聖賢叛之則為姦亂為聾瞽開萬代而下宗為楷言殊而去聖逾遠諸子鋒起各因文而述志或希聖而扶經至漢孝成帝時已八十餘家矣兩後作者紛紜競為閎誕違叛正道朴類斯文致學者之多岐遂務華而捨實陛下法懷損衰將抑百家文明之朝如轉規耳然且以為夜之則為非義禁之則為非法不若化之以道敎之以正自今而後凡朝廷詔令之文貢舉詩賦之因毋用諸家之語必

以六經之義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是則幅員之內庠序之間不禁而自絕不令而自從競諷周孔之言英排揚墨之語訴不數歲盡變其風洋洋乎雅頌之聲可以翹足而待矣聖策曰貢舉之說茂異斯求爰自唐朝獨著辭賦雖去小辯破道壯夫恥爲然而定妍否於有司較工拙於作者苟或措玆衡石誠慮失之毫釐將俾後之用章文風不變其用何術以副虛懷臣聞王者不能獨治天下必擇良能而共之故公卿大夫必選於俊乂俊乂必取於多士四代爲賢諸侯立三適之制兩漢求士公府有四科之選得賢之盛無以踰之魏晉以降南北離割其間制度無可紀者隋室立進士之科李唐崇大其選國家龍興亦循其制綱羅賢俊特號得人若辭賦之試聲律之限蓋非古也而取一時之工焉陛下必欲革之而取茂異又何患妍否之難定哉臣以爲今之取士其甚可疑鄉舉里選之制未盡明察言觀德之規未盡復夫鄉舉里選所以擇其行也而寄貫冒籍者有焉

察言觀德所以擇其材也而矯僞虛譽者有焉所以薦賢之始不能皆知其行明試之際不能盡擇其文以是辭命之間不能無濫臣願陛下究明鄉里之制以謹言德之規然後試以策論考其康濟非經意不得以對非常道不得以言則清濁自分才德可辨文風丕變又何遠乎制策曰禮有四民農居其一書有八政食在其中務勸力耕亮由薄斂或輕其賦調則邦家之用不充或重彼課役則編甿之力彌困至於榷酤之法關市之征將以惠人亦思省去復慮經費不給游惰斯眾蓋欲謹復民租不禁山澤野無曠土府有羨財下斯起於末利上益豐於儲蓄必有說也宜亟無隱焉臣聞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故先王敷政設教惟務富民斂財於民取之以道府藏益而國用充元元安而至性遂國家仁惠周普刑政簡清值財賦未充皆推未能其故何哉臣以為務農之制足食之本歷觀前世莫有備焉三代之際其詳闕矣姬嬴而下莫盛於漢臣

請為陛下以西漢之事言之夫漢當文景之際行田三十稅一而侯王分土各食其租關梁緩征算之制民間有牛酒之賜四方當貢其入至寡而太倉之粟流衍而露積京師之錢貫朽而難校守閭閻者食粱肉阡陌之馬成群今國家地廣前代役取而搉山澤舟車之賦鹽鐵榷之利一歲之入十倍漢初而用度豈盈未能相當其故何哉豈非游手未去重職未省冗兵未減仙釋不戢曠士未闢珠玉未弃游手未去則趣末幸利之弊未盡止重職未省則稍廩供億之費未盡節冗兵未減則粮餉優給之用未盡一仙釋未戢則邪僞靡耗之源未盡蔽曠士未闢則耒耜禾黍之利未盡獲珠玉未弃則梯航掬採之路未盡塞是以南畝之民執耒而耕者無多人矣故陛下雖躬行儉憂勞日昃而制其歲用則尚有未豐議役征算則將行復止者良由是矣願陛下禁游惰以沮勸之典併重職以簡易之道去冗兵以稽閱之法抑仙釋以正直之規開曠土以優復之令弃

珠玉以儉素之教則官府之用充仞而山積億兆之生敦厚而
日富豐食之道又何艱哉制策曰宰字之任蒸黎所託在乎銓
擇尤所注懷亦嘗閱考績於明庭聽保任於端士暨于在職繼
以賢官或邊幅困修簠簋靡飭或佩韋罕誡冠豸是俘雖國有
常刑而民已受弊今若峻其督責必興嘆於暴脂緩彼簡書將
漏罪於疏網水火相濟琴瑟改張兩其謂何予實欲想目聞生
民之命繫乎縣邑故進任宰字在乎擇人當進者進則法令明
政教達姦軌絕請謁息不當進者進則王澤壅刑辟濫邪偽起
苞苴行故古者仕不躐進官不濫授蓋恐下民之受弊於匪人
也國家之制與古為盛而州縣之吏率多暴慢不求絜白之名
陷垂緩急之戒其故非他也蓋吏道頗雜貢舉未士則累場籍
以求第而不問其材吏則敘次而以求遷而不問其事未嘗
擇行於三銓但見分命於百里君子或淹翔而後進小人或宦
緣而先達復循唐氏流外之制盛開百司恩澤之路選調既集

皆循今任擬節食元元干冒宸細詳觀其弊良不速此況復考覈之法未盡行論薦之科未盡至於齊之使未盡公激勸之賞未盡重臣願陛下因循百王詳觀兩漢采諸家考課之法而明其殿最嚴百官論奏之典而禁其趨附選天下公正之士出分八使之車擢州縣循良之吏入補金闈之籍是以黃綬之間競為良吏又何有遺珠之歎踈網之虞者哉制策曰緬惟致治誠在得賢務恐下僚實沉英彥或以類舉或自薦陛下負廉隅清白之名崇伉加等馳幹蠱端方之譽亦示峻選然而鮮覩徇公願聞濫進始由朋黨終陷刑章言念於茲夙夜無已欲使懷材者必達薦士者絕私奏牘上陳美惡可覆爵賞下降名實罔違極言潛太之方用資宵旰之慮臣聞王者前旒垂纊無為而治必舉賢者用為股肱故類舉之典君子所以達已知也自薦之制英主所以拔寒俊也皆有國之規矩求賢之軌轍然則類舉不正則朋黨者進自薦不實則僭濫者進必在乎以經義而制之謹

按春秋書吳子使季札來聘吳夷狄也稱子者善使賢也故進之春秋之義貴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又按書云舉能其官惟爾之能而今之論薦或非經意保任之法頗重得賢之賞未行乎經以使賢者爲賢舉能者爲能若舉狀謬者既與舉狀實者未旌則賢能之士何以勸勵夫賢能不勸則爲善者怠爲善者怠則欺妄者進矣於戲自薦者權也古者帝王慮臣下妨塞賢路乃爲之制故在陛下裁之而已若類舉者道也一日廢之不可伏願陛下所信任者各舉所知則棟梁柱石有餘材矣然則國家之大柄王者之利器賞罰而已陛下明其科條以驅策舉不容壅倖藉基之請而舉者有臣先茅之賞是以懷材必遂薦去絕私可以復其美惡而不違名實矣臣誠不佞罔知忌諱切備清問憂惶踴躍但幸遇陛下設直言之科臣應極諫之名聖策許臣雖悼後患敢不覼縷失職士之慮思補聖政萬分之一惟陛下少賜宸覽寬其鼎鑊則昧死幸甚

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
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
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
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
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
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
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猶勸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
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
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
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
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其事未治其人未用雞鳴而起曰
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事果濟矣乎
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竭於心屏去聲色放
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

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關陝尚多和氣或盜田野雖闢民多无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自户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累數所者有恐數者多乃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今 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嘗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常若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大公其相與問答凡百餘万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

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嚮之所憂歎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眾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數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恭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眾而不行考課農桑之相與而平糴之法不立鹽

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關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
安得不數盭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助則
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
人而無其地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
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
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
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聽徙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
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之名而無安之之實也臣欲
小言之則自以為有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咲臣請略言之古之
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
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義不敢
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
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
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

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脆非不揭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衆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戰耕之夫然後撤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竭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量冗而未

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摧之以多兵不克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使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與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揖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

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
之乎今陛下責任臣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
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
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
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舉吏者衆
然薦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
壬子日食于朔霖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
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
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説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
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
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
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强弱也
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
强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强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月

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
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
雨大水者是陽氣歊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
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
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翕翕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
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翕也夏則川澤
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
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
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縱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
爲咻呴溫煖之政萬事懈墮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
噓而不能翕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
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
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
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及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詠以報重其考於

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
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
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
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
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霿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
亦自劉向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
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
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
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
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
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
策有京師諸夏之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其家若僭差
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爾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
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有禁令又何憂

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内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内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為通姦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尊前世孫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内虛耗道非有醇疵之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髠笞髠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

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強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爲天寳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寛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請當責之内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贏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

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案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輩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羣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故李德裕以為戢巨不當議令且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穿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歲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足者是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

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者所以出
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發
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
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
者皆泛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繫其大體而既明焉
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毋悼後害是以
敢復進其獨任之説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
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
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
是出於某所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
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季信也然而致此言者風
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
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求入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内也爲此
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

疏疏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六

策

制科策三

御試制策一道（策問同上）　潁濱先生

臣謹對曰臣不佞陛下過聽策臣及廷臣得竭愚衷以奉大對臣性狂愚不識忌諱伏讀陛下制策所以問臣之事數十條者臣已詳聞之矣然臣內省愚誠欲先及聞而後答陛下以所問伏惟陛下承先帝之業即位以來三十餘年四方又安陛下守此太平之成基平日無事端居靖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陛下策臣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又曰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此陛下憂懼之言也然臣以為陛下未有憂懼之誠耳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當此之時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憂懼

之心而不復興者三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陛下失所憂矣故臣願陛下雖天下無事而不忘憂懼之心陛下誠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不言可得而舉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言之無益也制策曰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鬱陛下思慮至此此則聖人之用心也臣請為陛下推其本原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穆王漢之卑也有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沉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罷早寢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待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婦言是聽請行於內勢橫於外怨氣荒亂邪僻而無所主賞罰失次萬事無紀以至於天下大亂而

其心不之知也是以三代之季詩人疾而悲傷之曰匪教匪戒時維婦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傷其不可告教而至於敗也臣疎賤之臣竊聞之道路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嬪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謨便殿無所顧問夫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其所以召亂亡由陛下已知之矣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將為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將為請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婦人之情無有厭足迭相譖訴尚爭為侈靡賜予不足以自給則不憚於受賂賄賂既至則不憚於私謁私謁既行則內外將亂陛下無謂好色於內而不害外事也且臣聞之欲極必厭樂甚必衰於其極甚之時一陷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覺悟之後未始不以自悔也陛下何不試於清閑之時上思宗廟社稷之可憂內思疾疢病患之可懼下思庶人百姓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為陛下憂而未足以為陛下

纖也伏惟聖慈未之思焉是以遲遲而不去詩云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方今承祖宗之基四方無虞法令修明百官繕完而陛下奈何先自撥其本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陵遲闕政出於敗戾氣出於及而不可救也制策曰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臣以為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而徹其備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凡數千里列郡數十古者膏腴之賦輸大半之出於此自兩漢以來名臣賢守所以為民興利除害溝洫畎澮之迹往往猶在而荊棘成林無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嗥跳而逃亡羈旅之所竄伏陛下所使守此地者終無人為陛下深思極慮招徠流亡以墾闢其地責于良吏以為此僻遠之處而不肯往陛下何不使大臣舉人而守之親名而勉厲其志屬以此事而以此為殿最之課不及十年此將皆為天

下之沃壤兵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天下之民不得安其生也
臣又聞古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內有屯兵亭障欲
簡嚴嚴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邊境之患患在亭障之地而
皆屯兵以待寇至屯兵之處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備禦夫屯兵
於亭障之地者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則敵至必不能
抗而徒弃甲兵於無用此拙守者之計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
之不密而歲益增焉小屯不滿百人大屯不過數百城壘之廣
狹弱弓之矢可以越而過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之所城後守
不敢徹非不知徹也恐後之有敗事而以是為過也兵法曰善
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夫敵不知所攻非連營
而守之也雖連營而守之敵尚可得攻而絕也古之善守者置
兵於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敢過而為盜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
過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則腹背受敵此用兵之深忌也今國
家不料敵之不敢過吾城以深入吾地而懼敵之敢入深也夫

敵之過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而又何患乎臣故欲收諸小屯無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諸故小屯皆廢以為亭障嚴斥候謹烽燧以為大屯之耳目置大屯於要害之地以形制戎狄高城深池精為守備使可以鬬敵逾月而不陷制為諸屯使其相去之遠近可以輕兵十日而相救臣讀古兵書戰國策未嘗見有敵人敢越大城深入而為寇者臣故曰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也臣又聞人君之於天下本非有情愛相屬也父子兄弟之親也上以其勢臨下則下以其勢奉上二者相持而行不相悅則解不相合則散譬如置木之於地也託土而生判然二物也有根而綢繆之交橫相入而牢不可拔及其不相入也木槁於上而根不下屬地離於木而氣不上接一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飄風暴雨可拔而離也是以古之聖人於其無事之時必深結百姓之心使之歡欣交通分義積厚而不忍相棄於緩急之際昔漢之文景偃兵於天下將使齊賦斂寬田

租有罪矣當此之時雖天下和平猶未見其亂及至末世賊臣
竊命國統已絕而天下之人心猶依依不忍離使若徒以文景之
所以愛之者者深而不可忘也　國家自祖宗以來至於陛下
四世矣陛下之所以深結於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
者財也陛下擇吏不精百姓受害於下無所告訴則是陛下未
得以生結民也陛下賦斂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
陛下未得以財結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為吏之過賦斂之不
仁誰當任其咎且陛下凡所以用財者果何事乎上有官吏之
俸下有士卒之廩外有夷狄之賂此三者陛下未得以省之之術
臣亦未敢以為言也臣獨怪陛下內有宮中賜予玩好無極之
費此何為者也凡今百姓所為一物以上莫不有稅茶鹽酒鐵
與市之征古之所無者莫不並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宮中
無益之用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無有司會不敢爭大臣不
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陛下外有北狄西戎歲邀金繒而又

內自爲一年以耗其所遺餘臣恐陛下以此獲謗而民心之不歸也故臣願陛下日夜自損以礪左右漏爲節儉以寬百姓削錦繡棄金玉以齊素爲貴賦稅之入獨以供不得已之費使天下知識陛下之德一旦有緩急則民尚可以使之無叛臣故曰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浸而不能止者此之謂也制策曰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夫軍冗未練則爲無兵官冗未澄則爲無吏古者民多則兵衆兵衆則國強今兵衆而愈不以爲冗者則是不耕而食之過也然而屯田之利是當今之至計也然而屯田之不用則亦有說有兵而不可使耕一也天下須兵之地無官田而閑田之鄉不須兵二也此二患者臣嘗慮之蓋亦以爲無難也有兵而不可使耕臣亦不敢強使也計今天下之兵一歲死亡幾何而以其數募民爲兵且屯田民自將有應此選者則今不耕之兵于數歲之後其存者將有幾此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一也天下郡縣未嘗無官田郡縣之無官田者嘗有之而官鬻之

也籍沒之田歲歲不絕舉而積之而田皆在官矣閑田之瀕不過京師之西雖差遠於京畿然而車馳卒奔可以不過旬日而至有欲用之可以緩急而召雖禁衛之兵亦可以循漢之故發郡縣之兵充之期年而一易京師可獨置天子腹心之軍數萬人以制四方之寄軍使之獨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環人漢之羽林佽飛之類此又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弊可以去矣臣又聞方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也吏雜也吏多之弊輕吏雜之弊重吏多而不雜則賢不肖猶有辨也多而不免於雜既費廩祿又不得賢也費廩祿則國貧不得賢則事不舉均之二弊事不舉者所當先治也如臣之意且可使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分別天下之官其事之為天下之要而其地之為一方之急者別之以為一等而使諸道之職司各舉其吏之廉明善事最異者而上之於審官銓曹密院三班而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即任之以此至於其餘不急之官則又為一等使祿得

之吏以今先後之法占之此法既行要以世之庸吏必將群議
而聚欲皆以爲聖人之爲天下不憚人之有怨怒而惟問其怨
之當否今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下之人持上太過上以
其法御下而下亦以法攻上之失是以在上者不敢有所興剏
除害而惟法之聽法者上之所當用耳而豈亦使天下之人以
繩上哉此太甚也臣讀後魏書觀其始時天下用兵武夫悍卒
皆得爲吏而當此之時吏道不雜何者其所用者多賢而不賢
者未嘗用也及其後世患夫不用者之多怨也是以稍稍從而
更之不問士之賢愚而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沉滯者皆稱其能
而魏之失人自是而始故臣欲分而別之以爲賢不肖之辨如
此而官冗之弊可除矣陛下興庠序敦大學悼禮樂之未備思
繼可封之俗欲隆階讓之節而訟未息深求其故歸咎在位以
爲教化不足而法律有餘是以民不知避吏不知懼咨嗟怨讟
並興而不止思所以治之而不得其道臣聞善治天下者不必

有美名而有實實之實功不善治天下者其名不必不美而其實空虛無益於事陛下自即位以來登庸俊良力興美政以教化天下者於今凡幾矣慶曆中勸農桑興學校當此之時天下以為三代之風可以漸復然而學校既興農桑既勸而天下之風俗卒何以異於慶曆之始今者陛下又發德音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寬恤或以減省或以均稅名號紛紜而出天下又皆翕然知陛下之欲速為治世然臣以為陛下患於虛名而未知為政之綱也且陛下以為此數事者是以致治耶不足以致治耶陛下設官置吏其職亦有治此等事者耶其未有耶臣以為凡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內以為郡縣其中上有守令下有丞尉大有會府次有職司者凡所以治此數事者今陛下欲寬卹百姓以至於時命使者則是此等常為累此陛下欲減省均稅而至於時命使者則是此等皆不可使也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使史官書之以邀美名於後世耳故臣以為此陛下惑於

虛名也今夫諸道之職司是天下之綱維然尚非陛下之所當
擇陛下當擇宰府而宰相當擇職司耳天下諸道凡十有七一
道之職司少者三人而多者不過四人均之十七道者其替換
迭代不過四五十人也以士大夫之多擇四五十人而用之宜
其甚足今乃不擇賢否而用之至於有事則更命使者故臣以
謂陛下未知為政之綱也夫綱雖大不知舉而何教化之能興
故臣願陛下興教化自擇職司始而天下可以漸治矣陛下戒
慎天災震懼日食淫雨沴氣江河之失度而思闡吉戒消伏之
理推劉向之傳考呂氏之紀夫劉向之說五行事各以類感滯
於一方而不得相通呂氏之書隨其時月而指其必然之災異
其言皆迂怪而難信要足為陛下道哉臣聞災異之說者有二有
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可得
而推者人之所為也不可得而推者天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
不過盜賊竊發於山林戰敗兵破而不得復盜賊竊發是亦徐

不足政暴吏苛之罪也戰敗兵破是任人不明將不稱用之過也至於天之所爲凶旱水溢蟲蝗霜雹日食地震星辰隕墜是安知其所由來哉譬如人之將病也五臟失攝於中而變見動於四肢發於百體醫者切其脈而觀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皆可也至於鬼嘯於梁損瓦於堂而動之曰是心也是肺也則可乎要以人之神明精爽消散而不充是以邪物得而干之尚何擇於心肺之間哉古之儒者其論災異則皆有此弊也今使國家治強人民又安和氣充塞於天地之間則天爲之明地爲之靜三辰爲之光及其小衰則天地三辰皆將虧缺而不寧頃者水冒京城日食孛貞江河淮汴氾溢爲害地震生毛水變亦甚此數事者使董仲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二以爲其驗而已以爲不然蓋昔日非以爲不爲災也以爲天地之變而至於爲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致蓋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氣衰弱拙沮而不振以至於是以爲陛下歷

數天下之幹而使陛下盡循之去耳非正陽之月而伐鼓救變說者以為非經然而要以脅陽助陽則雖非正陽而不為失當盛夏之月而論囚報重說者以為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無久繫之殃而民被其惠是之速及則雖當盛夏而亦不為非也陛下憫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於京師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為之節然而未獲所以禁之之術是以欲先治內則惑於何以為京師之言欲先摘姦則惑於不撓獄市之說今陛下任人使為京兆如得趙廣漢耶則安可以不撓獄市而拘其才如得黃霸耶則安可以摘姦而責其效各隨其才而用之則可以至於治矣然臣以為莫若先之以猛而終之以寬頃者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不能寬皆得其始矣而不知所以為繼之之術是以京兆之政大則斬戮小則笞箠歷歲百餘而終無有一人能以仁恕為治者故其民狃於刑戮而不知懼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強梁也陛下深探儒者之是非不至

於漢文漢武治亂之際豈聞老子之所以爲得得若清淨寡欲有其失也弃仁義絶禮樂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失也崇虛文而無實用然而道之可以長行而無弊者莫過於儒術其所以有弊者治之過也漢文取老子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豐漢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遭變而作豳詩雖言王業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寬柔敦厚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勁正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則可以辨矣三代之時財賦之用有司掌之而冢宰特因其歲之凶豐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節蓋亦如此而已至於有唐正觀開元之際猶委之郎官其後四方用兵而財用之間亦遂有權時應變之事郎官有所不能辦故立使以主之及其末世使又不能辦則又舉而歸之宰相是以宰相兼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職而累天下之

究由此言之則夫陳平、韋賢之論有不妄矣若夫泉貨之輕重始於周景王而後有二品之差命秩之實始於魏武帝而後有六等之名水旱蓄積之備莫如李悝之平糴邊塞守禦之方莫如張仁愿之築城圜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太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歲職幣皆列職於周官樂語五均之義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均國則市不二價其說見於河間獻王之禮此數事者皆非有益於當世之務是以不足深論也伏惟陛下語數國舉子策反覆終而復始不忍捨去故於制策之終則又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從政祥政第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悖後害夫陛下丁寧激切至於如此而臣何敢不為陛下申重其說今陛下憂思天下若此其至而其効不就者豈非擇其人之故耶臣聞求賢不務變俗俗所不悅雖有賢者將不能自异俗尚好之雖天下之人將從風而聚昔太祖好武略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為之兵太宗好奇謀

則天下計畫之士出而為之慮真宗好賢則天下豪傑之士出而為之佐陛下好文而愛儒則海內無有不學以待上之所使使陛下公卿滿朝進趨揖讓文學言語上可以不愧於古人下可以遠過於近世者以陛下誠好之也然陛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未能舉者凡有幾何府庫空虛入不支出而不能均兵革怠惰驕而不為用而不能制閑田滿野民食不足而不能闢河水歲決北人受害而不能救戎狄放肆邀取金幣而不能服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有如此者得非陛下所好非所當用耶抑亦雖有言文士出所為不足快意要得奇才之士與共天下乃進張柬之以代李嶠蘇味道而臣亦以為治天下當得渾剛質直不忌不克不擇劇易之人而任之如漢之絳侯條侯魏之賈逵鄧艾晉之温嶠周訪唐之婁師德郝處俊得此數人雖陛下所欲用之致之朝廷之上則賢人益親置之邊境之上則惡言不至如此人者陛下豈不欲用之故臣願陛

下欲易所好以變天下之俗則當今之文人皆可使爲朴直之
士陛下何憚而久不爲也臣本布衣書生陛下授之以爵禄而
又親策之於庭陛下盤遏所疑以問之於臣而臣何敢不盡其
中之所懷以輸之陛下凡制策之所以問臣者臣謹已直率愚
忠竊揣而妄論之矣于智淺短不足以上塞明詔無補於聖明
之萬一謹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丁寧而致之陛下者終
欲爲陛下畢盡其説臣聞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以其
尊則守之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得其欲則濟之以無
欲此四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利而人不以爲貪極天下之
樂而不爲人之所厭者也老子曰聖人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
由是觀之則夫欲樂其富而用之以奢者其富必亡欲大其尊
而用之以倨者其尊必替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窮
欲擭其欲而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廢是以聖人知衆人之所懸
而使天下無異其欲然後全享天下之利而無所失故夫所安至

王不貴錦繡非以為愛財也畏大臣禮小臣非以為尚賢也雞鳴而起日昃不食非以為勞事也去聲色放犬馬非以為美名也凡所以深服天下而消其爭心焉耳伏惟陛下覽蒙之治以無忘憂懼之心則又覽其終以去其太甚消天下不平之意二者既行則大臣之所言者舉可以漸用而無弊矣惟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無以臣言為妄蓋臣之所見當今天下之事未有急於此者陛下幸而留意天下不勝幸甚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七